

## 弘一大師圖論之八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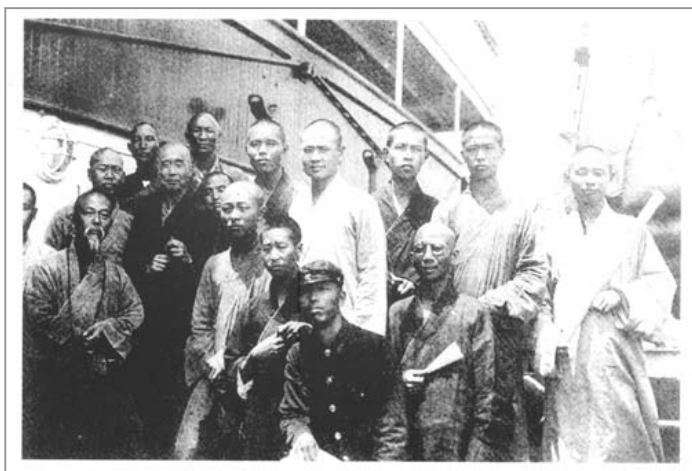
# 弘一大師在青島湛山寺

陳星

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·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



青島湛山寺山門



弘一大師離開廈門赴青島時與送行者合影

一九三七年初夏，青島湛山寺夢參法師奉住持倓虛法師之函就趕到廈門，表示要請弘一大師前往青島弘法。弘一大師答應了，但他卻有三約：

- 一、不爲人師；
- 二、不開歡迎會；
- 三、不登報吹噓。

五月十四日，弘一大師帶著弟子傳貫、仁開、圓拙等乘太原輪出發。據高文顯在〈送別弘一法師〉<sup>[註 1]</sup>一文介紹，弘一大師帶的東西很簡單，只有一條被單，一頂帳子，幾件破了又補的衣服，以及幾本重要的律學著作而已。就連他住的艙房，也是會泉老法師怕他路上太辛苦而暗中代定。

以往學者研究弘一大師在湛山寺的情況，依據的資料基本上都是從火頭僧的一篇〈弘一律師在湛山〉<sup>[註 2]</sup>中來的，而如今所見之大多數的弘一大師傳記在描述

大師的這一段歷史時所述內容亦從此文中節取。爲此，筆者在這裡要特別向讀者推薦一本早已在佛教界內部流通，卻不被一般研究者注意的書，即《影塵回憶錄》<sup>[註 3]</sup>。此書由當時的

湛山寺寺主倓虛法師口述，大光法師記錄。在這本書裡，也有一篇〈弘一律師在湛山〉，透露了一些以往容易被忽略的細節。作為當時在湛山寺親自接待弘一大師的寺主，倓虛法師的這篇文章的價值無疑十分重要。筆者之所以這樣說，是因為以往的資料，如火頭僧的文章，已經把弘一大師到湛山寺的基本情況作了基本的交代，但倓虛大師的文章則把其中的「細節」問題進一步作了介紹，使後人對弘一大師的這次湛山之行了有了更清晰的瞭解。

首先，倓虛法師說清楚了為何要請弘一大師到湛山寺講律的原因：

二十五年秋末，慈舟老法師去北京後，湛山寺沒人講律，我對戒律很注意，乃派夢參師到漳州——萬石巖把弘老請來。

倓虛法師認為：

我的意思，把中國（當然外國來的大德也歡迎）南北方所有大德，都請到這裡來，縱然不能久住，也可以住一個短的時期，給大家講講開示，以結法緣。因為一位大德有一位大德的境界，禪弟子之中，止不定與那一位大德有緣；或者一說話，一舉動，就把人的道心激勵起來。這都是不可思議的事！

有一件事不得不說，在以往的資料裡說到弘一大師在青島不參加市長的宴請，並以四句詩作回。在倓虛法師的文章裡，這四句詩卻有字面上的差異。倓虛法師記錄的四句詩是這樣的：

昨日曾將今日期，短榻危坐靜思惟，  
為僧只合居山谷，國士筵中甚不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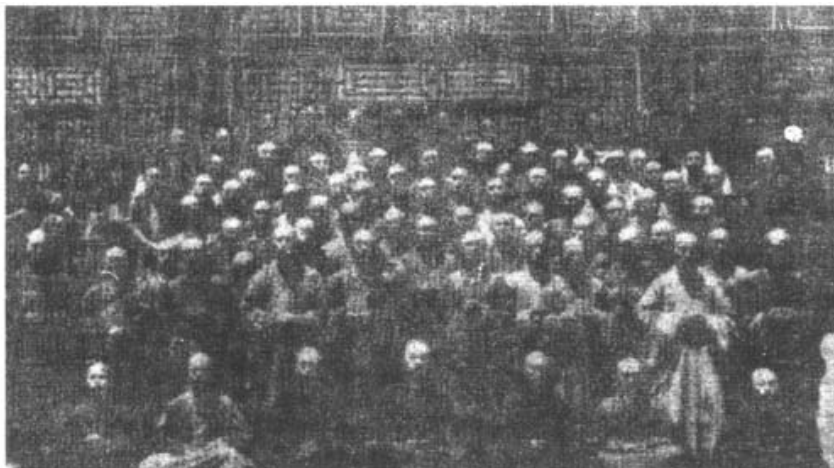


倓虛法師法像

關於此詩句，以往文字記載的第二句是「出門倚杖又思惟」。[註 4]二者有差異。另有一句話引起了筆者的興趣：「差不多半年工夫，弘老在湛山，寫成了一部《隨機羯磨別錄》、《四分律含注戒本別錄》，另外還有些散文。」不能斷定倓虛法師所指的「散文」是那一類文字，但這是一條研究線索，應該有探索的價值。

此外，在倓虛法師的文章裡，筆者意外地發現了一條弘一大師與穆藕初先生的交誼史料。穆藕初曾對弘一大師的行持有過多次重要的幫助，如資助出版《護生畫集》，參與發起在白馬湖建弘一大師居住之屋等等。而倓虛法師介紹的情況則是弘一大師所著之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》的出版也是由穆藕初先生捐七百元現鈔委託中華書局縮印的，出版後原稿也保存在穆藕初先生處，並且弘一大師在原稿後有親筆遺囑。

在倓虛法師的文章中，附有圖片二幅，也都是以往沒有見載於其他研究著作或文集的，一幅是〈弘一律師在湛山攝影〉，另一幅是〈歡送弘一律師攝影〉，雖不清晰，但也是歷史的遺存。



弘一律師在湛山寺攝影（二排右起第五人為弘一大師）

然而倓虛法師之文也有史實上的小失誤。比如倓虛法師在文章的一開頭就說：「……我對戒律很注意，乃派夢參師到漳州——萬石巖把弘老請來。」夢參法師持邀請函至萬石巖，請弘一大師赴湛山寺。這應該無誤。因為傳貫法師〈隨侍音公日記〉中有曰：「舊曆三月廿三日，夢參法師捧倓虛法師函到萬石巖，請師往青島湛山寺結夏安居……」[註 5]萬石巖位於廈門東郊獅山。因漫山皆石，故名。可見，倓虛法師所謂派夢參法師持函赴漳州，為誤記。



歡送弘一律師攝影（中右起第一人為弘一大師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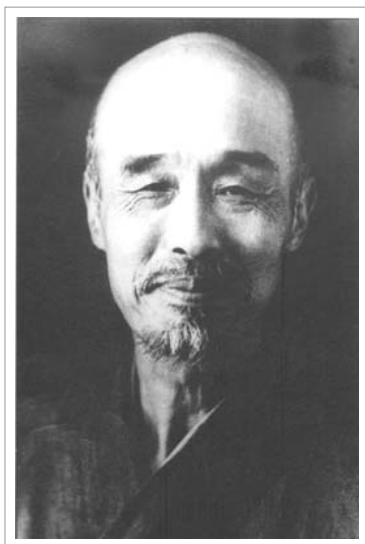
弘一大師到湛山寺後不久，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，日軍向上海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，這也是繼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華戰爭的又一次升級。至此，中國也就進入了全面的抗日戰爭。

戰事迫在眉睫，許多友人都勸弘一大師早日離開青島，可弘一大師鎮定自若。為此，蔡冠洛在〈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〉

一文中具有具體的描述：

廿六年北方戰事爆發，他在青島湛山寺。報上的消息，青島已成軍事上的爭點了。形勢十分緊急，有錢的人都紛紛南下，輪船至於買不到票子。我就急急寫信去請他提早南來，說上海有安靜的地方，可以卓錫。但他的來信卻說：「惠書誦悉，厚情至為感謝。朽人前已決定中秋節乃他往；今若因難離去，將受極大譏嫌。故雖青島有大戰爭，亦不願退避也。諸乞諒之！」這種堅毅的態度，完全表出他的人格了。[註 6]

自青島返廈門途中攝於上海的弘一大師



目前人們經常見到的一張弘一大師法像（也被稱作弘一大師的標準像）的拍攝時間即是本次弘一大師從湛山寺返閩途中在上海拍攝的。那時，上海已在大戰之中，只有租界尚能暫時避難。弘一大師此前已給在上海的夏丏尊寫了信，表示要在上海停留：

若往上海，擬暫寓廣東泰安棧。（新北門外，馬路旁，面南，其地屬法租界之邊也。某銀樓對門，與新北門舊址斜對門，在其西也。）即以電話通知仁者，當獲晤談也。[註 7]

夏丏尊接到信後，心想上海正是炮火連天，炸彈如雨，相比之下，青島還算平靜，於是就寫信勸他暫住青島。然而，弘一大師是說到做到的。當初別人勸他早日離開青島，他信守諾言要等到中秋節後；如今又有人勸他暫住青島，他又決心依計畫離開。

上海大場陷落的前幾天，開明書店接到了弘一大師從新北門旅社打來的電話。當時夏丏尊沒有在書店裡，電話是經理章錫琛先生接的。章錫琛接到電話後，立即去看望弘一大師。夏丏尊趕到的時候已是夜間，由於大師已向章錫琛問過有關他的情況，所以見面時大師並沒有問什麼。幾年不見了，彼此都已覺得老了。大師見丏尊的臉上有愁苦的神情，就笑著對他說：

世間一切，本來都是假的，不可認真。前回我不是替你寫過一幅《金剛經》的四偈了嗎？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你現在正可覺悟這真理了。

弘一大師計畫在上海停留三天，然後再回廈門去。第三天，夏丏尊又去看望他。

弘一大師住的旅館，正靠近外灘，日本人的飛機就在附近狂轟濫炸。一般人住在裡面，似乎每隔幾分鐘就要受驚一次。可弘一大師鎮定自若，只是微動著嘴唇端坐念佛。

此等風光，夏丏尊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這天中午，夏丏尊與幾位朋友請弘一大師到覺林蔬食館午餐，然後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館去拍了一張照片。第二年春天，夏丏尊把這照片寄給豐子愷一張，附信則言：

弘一師過滬時，曾留一影，檢寄一張，藉資供養（師最近通訊處：泉州承天寺）斯影攝於大場陷落前後，當時上海四郊空爆最亟，師面上猶留笑影，然鬚髮已較前白矣。  
[註 8]

夏丏尊這裡所介紹的這張照片，就是前面提到的「標準像」。拍完照片的次日，弘一大師動身返廈門，並於十月三十日抵達。

弘一大師回到了廈門。所謂「為護法故，不怕砲彈」是他當時的心志，並自題室名為「殉教堂」。[註 9]

### 【註釋】

[註 1] 高文顯，〈送別弘一法師〉，《佛教公論》第九期（一九三七年）。

[註 2] 火頭僧，〈弘一律師在湛山〉，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（大雄書店，一九四三年）。

[註 3] 倓虛法師，《影塵回憶錄》（大光記錄，吳雲鵬整理）（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二〇〇三年二月）。

[註 4] 嘯月，《弘一大師永懷錄·傳三》（大雄書店，一九四三年）。在傳貫〈隨侍音公日記〉和火頭僧〈弘一律師在湛山〉二文中，均只提「爲僧只合居山谷，國土筵中甚不宜」二句。

[註 5] 傳貫，〈隨侍音公日記〉，轉引自林子青編《弘一法師年譜》（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八月）。

[註 6] 蔡冠洛，〈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〉，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（大雄書店，一九四三年）。

[註 7] 弘一大師致夏丐尊函，載《弘一大師全集八·雜著卷、書信卷》（福建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九月）。

[註 8] 此情節見夏丐尊〈懷晚晴老人〉，載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（大雄書店，一九四三年）。

[註 9] 參見僧睿〈弘一大師傳略〉，轉引自林子青《弘一法師年譜》（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八月）。